



畑の中の生命の教育
Life Education in the Millet Fields
文／編輯部・圖／邱曉徵（以斯馬哈散農莊的耕耘者）

田地裡的生命教育

邱曉徵（Banu Ismahasan），布農族人，是台東延平鄉，中央山脈山腳下，平均海拔400公尺，以斯馬哈散農莊的耕耘者，2014年回到部落種小米等穀物，生產安全無毒友善食品。雖然下田的時間，集中在假日或農忙期間，但這些田間時光讓他感覺自己不僅是呼吸、吃東西，而是真正地活著。Banu說：「我不知道怎麼談，我只是想要『一直種』」。

於是，我們問他，「一直種」這三個字，怎麼理解呢？

一直種的初衷：與兒時記憶的連結

Banu說，種東西、在田裡，是一種「連結」，是連結過去和老人家相處的記憶。小時候，糯性的小米很珍貴，會留下來釀酒，粳性小米煮的飯並不順口，所以每次看到祖母準備煮小米飯，心裡就很難過。但是，兒時種下的經驗種子，在三十六歲的時候發芽，也成為他種下去的初衷。

由於父母親退休之後，生活的重心回到農事上，栽種黃豆、樹豆、南瓜、紅藜、小米，後來開始想種



彎下身軀，低頭工作，提醒人處世應當謙卑。



在小米田裡，能觀察到種類豐富的鳥類、昆蟲在其中穿梭活動。



從播種、疏苗、除草到採收，每個階段都得低著頭工作，讓人學會謙卑，知道大家都只是這片土地的一份子，這是很實在的感受。



受訪者簡介

Banu Ismahasan
邱曉徵

布農族郡群，台東縣延平鄉武陵部落，1978年生。東華大學民族學院語言與傳播學系學士。現職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臺東分署雇員、臺東縣延平鄉布谷拉夫部落永續協會第二～三屆理事長。



其他的東西，腦袋突然閃過一段話：布農族過去應該不只有小米及紅藜兩種穀物而已吧？花一段時間詢問部落老人家時，取得了不知學名的batal（稷）。後來Banu去上林志忠老師的課，從林志忠老師那裡，獲得了油芒的種子，於是他的田地除了小米，慢慢地也種起紅藜、稷、龍爪稷、油芒。

「做中學」的經驗，讓Banu感受很深。從播種、疏苗、除草到採收，每個階段都得低著頭工作，學會謙卑，知道大家都只是這片土地的一份子，是很實在的感受。

而「轉換心境」是另一個收穫。Banu說，以前最討厭的事，沒有想到三十年後又回到生

活裡，讓他去想：「也許這不是偶然的，也許冥冥之中是在讓我知道，其中有什麼是必須去面對的。」面臨成群的鳥害，大家避之唯恐不及，Banu自有想法，他用觀察、了解的心情，觀察鳥類在田間的各種活動，注意到麻雀成群而來，吃飽就飛到樹梢上唱歌，但白文鳥吃過之後，看起來像是在「玩」小米，在Banu眼中，白文鳥是將小米穗脫粒掉落，讓體型較大的斑鳩、環頸雉啄食在地上的穀粒。也帶著分享的心情，默默對鳥兒們說，你們吃吧！但不要吃太多。既然都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，彼此是生命共同體，各有各的生活方式，理當尊重各種生命的需要。

林林種種，點點滴滴，或追憶，或反思，Banu感受到鮮活豐富的體驗，現在不但喜歡吃小米，也喜歡種小米。



復育後才是重新開始。所有老人家留下的種子，是過去亦是未來，每一次的種下都是我們生命的印記，每一次的過程都飽含對過去的思念，亦是為了新的開始。



不同品系的小米，樣貌不同。同一批種子種下之後，未來也有各種變異的可能性。

從感官入手 激發兒童對傳統穀物的認識

Banu引導兒童的時候，會先展示這五種穀物的圖片，讓小朋友寫下它們的特色，然後到農田裡實地觀察它們成長的情形，學習從植株

的外型加以辨識。例如玉米和稷的幼苗很相似，經常被認為是玉米，又如他帶著小朋友參加除疏祭，小朋友把小米和草一起拔除，陪伴的老人家都血壓高了，像龍爪稷和牛筋草很像，而狗尾草和小米初長之時很相似，但小米的根部泛紅，抽長之後是直立的一株株，狗尾草是一叢叢成群生長的，這些時候都是展開對話的好時機，能讓小朋友進一步認識到更多植物之間相似、相異的各種情形。

他把小朋友帶到田裡，鼓勵他們盡情觀察、盡量寫記錄，只要求注意安全，但從不設限，不給標準答案，因為覺得小朋友所看到的世界自有其天真可愛的一面。

此外，他也希望小朋友從味覺認識傳統的穀物。他做小米粥、小米飯，也做饅頭，希望大家從小對這些食物有記憶，和它們就會永遠有連結。

在小米田 延續傳統精神 因應現代社會

Banu說，布農族傳統有驅鳥祭，從田間經驗來看，祭典是出自生活所需而產生的。但是，同時也讓人自問：我們究竟要追溯到多久以前的生活文化呢？1942年集團移住之前，部落在中高海拔的山上，終年雲霧繚繞，大氣中水份很多，不需要另外汲水灌溉農田，小米一年一穫。但移住到平地之後，一年兩穫，不但需要注意水份的問題，種植的時間要調整，鳥害也更加嚴重。但是，既然已經生活在這裡，有什麼就是什麼，如實面對就好了。

但是，某些傳統布農族生活的內涵，還是延續著。

很多人說過，小米有靈性，進出小米田要謹守安靜、敬慎的規矩。Banu說，靜靜地去種，專心，不聊天講話，會觀察到很多，會發

現很多事物。播種的時候，他也會跟種子和土地溝通，就像父親告訴他的，既然大家都是大環境中的一份子，做任何事之前都要先溝通，例如殺羊之前，會向這隻

羊道謝，謝謝牠提供我們身體所需要的養份，又如以前老人家上山狩獵之前，唱祭槍歌，歌詞內容不是祈求今天要捕獲多少，而是念誦山上的動物，山豬、山羊、水鹿、猴子、山羌等到自己槍下，感恩一切生命成全了自己。

傳統布農族認為小米是神聖的，在以物易物的時代，也不會販賣小米，但現在許多人以經濟為考量，如果種小米能讓生活過得去，便更有種植的意願。因此Banu有時也幫忙附近部落的老人家處理小米，把多餘、吃不完的小米賣掉，幫助他們有繼續種植的資本。這些做法，也是面對社會環境的變化，不得不然的因應措施。

Banu眼中的小米田，小米田充滿各種可能性，無法預料，帶來很多的驚喜。以往固定種三種小米，後來種了灰色、有分岔的小米，田裡意外出現了紅色、黃色、黑色同一品系尾端分岔的小米。

我們問Banu怎麼看待這些變異的小米呢？傳統布農族通常將它們吃掉，不會保留下來作種子。Banu說，這些變異讓他感受到的是多樣、多元的美好，不會想除掉它們。以前雙胞

胎一出生，不是殺掉其中一個，就是全部都殺掉，但現在是敲鑼打鼓歡喜迎接，不同的時代裡，觀念與作為有所改變是再自然不過的事。而且原住民族的文化，以口傳的方式流傳下來，傳了十個人可能就出現五十種樣子，變異本來就很常見，反倒是吸收資訊的我們，不妨去了解不同的時空背景如何及為何產生這些見解。回到小米本身的情況來說，小米雜交是自然會發生的，因為人與人交流而促使不同品系小米種子相互碰觸的可能性，恐怕也是自古即然，所以完全傳統、不與其他品系雜交、不受外界影響的布農族小米，幾乎不可能存在。

我們進一步問Banu，以這樣的思考邏輯，他會考慮將自己擁有的小米種子，做種原權的申請嗎？他說，這些種子都是祖先留下來的，是這片土地共同孕育的，不屬於他個人獨有，至於其他民族各有他們的傳統或社會階層觀念，對這個課題自然也會有不同的抉擇。

展望「食」與「實」

Banu說，希望自己和家人一直種，把穀物的種子留下來，傳給下一代，這些對身體好的東西，自己種，自己吃，「食踐在生活」並且「實在生活」。

「食踐在生活」讓人從生命必須的食品開始，環顧生活的點點滴滴，重視生命的品質，珍惜擁有的資源。而「實在生活」，讓我們在面對現代社會的衝擊，省視傳統的觀念與作為，保存傳統文化的精神。

或許完成了復育後才是重新開始。所有老人家留下的種子，是過去亦是未來，每一次的種下都是我們生命的印記，每一次的過程都飽含對過去的思念，亦是為了新的開始。◆